



斷綫結網

謝挺宇 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斷綫結網

謝挺宇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斷 綫 結 網

謝挺宇 著

*

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

中國人民銀行印刷厂印刷

新華書店总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2印張 34,000字

1956年4月北京第1版 195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60,000

統一書号: 10009·32

定价(6)一角八分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本驚險小說，寫的是一場非常尖銳的敵我鬥爭的故事。

有一次，東北邊境的邊防軍巡邏哨，擊斃了一個偷越國境的壞人。他們從他的身上搜出了一項非常重要的情報。原來潛伏在某軍工廠的一個特務，想把一份重要情報帶到北朝鮮，轉送到香港去。我公安機關知道這個消息後，立即展開了緊張而又細緻的偵察工作。但是，敵人是非常陰險的。我們根據一些線索去追查他們，誰知他們隱藏得既狡猾又巧妙，簡直使你好像大海撈針一樣；等我們發現了一些蛛絲馬跡，準備設下陷阱去捕捉他們時，他們又遠遠地躲開，一次二次的追捕都落空了。不過，到處是雪亮的眼睛，那些敵人不管怎樣狡猾，也是逃不出人民的巨掌。等我們公安人員和人民羣衆佈下了一個天羅地網後，終於把那一小撮罪大惡極的特務分子一網打盡了。

本文曾在“文學月刊”上發表過，經作者修改後交本社出版。

目 次

一	冰夜槍声·····	1
二	大海撈針·····	5
三	蛛絲馬迹·····	7
四	空設陷阱·····	10
五	蠢蠢思動·····	15
六	“滿腹牢騷”·····	20
七	為漁接綫·····	27
八	鬼狐會面·····	31
九	張網以待·····	37
一〇	快樂旅程·····	47
一一	全盤輸光·····	51

一 冰 夜 槍 聲

三月，东北的天气还很冷。下弦月斜斜地隱藏在一塊模糊的云塊里。鴨綠江上游悄悄地封冻已經很久了。

有兩個公安部隊的戰士，拉成十多步的距離，在江邊巡邏。兩岸的高山、丘陵和樹林，黑黢黢地都沉在酣睡里。遠遠的地方有狗叫的聲音。

突然，在江面比較窄的北岸，有個黑影一晃動，前面那個戰士做了個暗號，兩人都趴下了。等了一分鐘、兩分鐘……在月亮剛鑽進一層破碎的云塊時，靠北的江面上有個身子貼得低低的黑影，像浮在水面上的一根爛木頭，沒有發出一點声响，向南岸爬過去。

前面的戰士拿着沖鋒槍，對着黑影大喝一聲：

“站住！”

那個黑影似乎隨着喝聲，像成了個沒頭蠅子似的，也不怕在冰上碰出声响來，更迅速地爬到江心去。

“站住！”

黑影子一點也不遲疑，一個勁兒的往南邊爬過去。

“砰！”槍响了，那個黑影子很快的倒在冰上。後面那個戰士跳起來，幾個人踏步就跑到冰上，把摔在冰上體溫還沒有消失的屍體翻轉過來，接着就拖回來了。



子彈是從這沒有姓名的人的右后腦勺斜着貫穿了出去的。看樣子，這個家伙的歲數還不很大。身上穿着一件黑斜紋布棉干部服，找不到任何證件。在右邊的口袋里，有一千元北朝鮮幣。在左邊的口袋里，有一個精致的銀灰色帶條紋的烟盒，里面有二十支中華牌紙烟，在烟盒里，紙烟底下鋪着一張薄薄的有摺痕的白紙。別的什麼也沒有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烟盒、紙烟和那張白紙，全放在省公安廳趙鈞處長的大寫字台上，他是個瘦个子，在左鬢角边上有个長長的槍傷的疤。他說話帶着明顯的河南口音，現在，在那張經過化學溶液洗浸的、顯出淡藍色的字迹的白紙上，他用擴大鏡移來移去的看，他一蹙起眉毛來，額角上的皺紋就顯得深了。看了一會兒，放下鏡子，對坐在旁邊正在檢查紙烟的鄭克進科長和偵察員李群力說：

“問題很嚴重，……你看看！”

鄭克進接着也用擴大鏡，仔細看着這張字迹端正、用鋼筆寫的情報。上面寫着：張中信台鑒。內容是那個安石市“八五五”軍工廠第三車間的情報：蘇聯來了多少新機器，機器的性能與效力，每天產品的數量與質量，廢品的百分比。車間主要幹部的名單、人數和工人的總數。……最後一條是：“我五二年離黃，奶奶與老姑近況不詳，并給梅匯去一部分款。”下面署名是：“○○四號章貴仁。”

趙處長在房子內來回走了兩次，用左手習慣地托住了下巴，緩緩地說：

“我們在‘八五五’還沒有發現過什麼線索，但是這個○○四號不僅鑽進去了，還搞了不少的重要情報。”

鄭克進考慮了一下說：

“我想把它列為重要專案來偵察。”

趙處長迅速地瞥了他一眼，說：

“應該重視這個情況，你馬上組織力量，迅速開展工作，想辦法找出這個潛伏的敵人！”

鄭克進慢慢地、不慌不忙地說：“我想，首先組織比較強的力量，派到‘八五五’工廠去，再展開細致的調查研究，不放棄一個線索！”

趙處長看着他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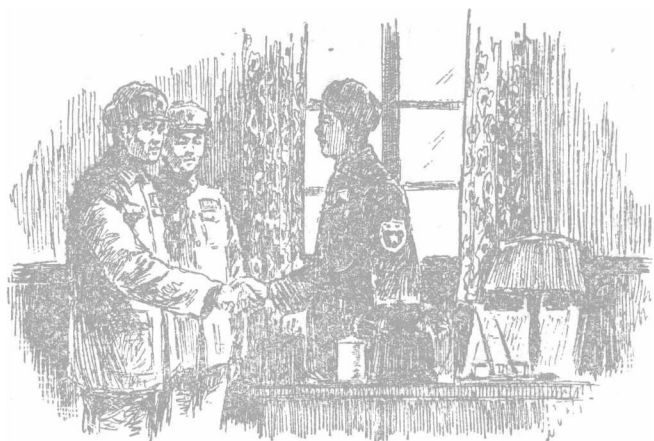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準備什麼時候去？”

“我準備下午和李群力一起去。”

“我同意。首先，咱們一定要抓緊。你得作精神準備，這

个敌人不是简单的，是潜伏的狡猾的敌人，不能拿粗暴的简单的手段来对付，要用新的眼光来处理新的敌情，不要依靠一点老经验！”

郑克逃看去有三十来岁，其实他只有二十八岁。他有个高高的额角，和一个高高的鼻子，鼻子旁边两条不显明的往下斜的纹路，跟略带方型的下巴一配合，就表现着很坚毅的表情。一双眼睛很大，时常带着沉思的神情，眼珠子不轻易转动。李群力比郑克进高半个头，平时走在大街上，敞着怀，露出蓝条纹的汗衫，圆圆的脸型，晒的又红又黑，粗眉毛，一双眼睛左顾右盼，人家都寻思他是在军舰上吹了很久的海风，现在来岸上休息的快乐的海军士兵，大概能吹很好的口哨。但是，他一做起工作来，埋着头可以三天三宵不吃饭。现在，他第一个说话：



“按一般的講，我們到‘八五五’三車間一查明，就可能有頭緒。”

鄭克進稍微考慮了一下，才說：

“假如第三車間沒有這個章貴仁呢？”

趙處長把煙頭安在菊花瓷盤上，慢慢地說：

“完全可能，這次你們去，一定要依靠安石市黨委的密切領導和工廠職工的積極幫助，同時不要忘記，群眾的力量對我們來講，是極其重要的保證。”

趙處長站起來，跟他們握握手，一面說：

“電報我們就發出去，祝你們成功！”

二 大海撈針

五月下旬，天氣開始炎熱了，白樺樹高高地聳入天空，風一吹，樹葉子像是想抖掉葉子上的灰塵似的，簌簌地响。

鄭克進和李群力在天剛亮的時候，就爬上這座小山，看這個三面環着高山，山上長滿了原始森林，黑森森的蔭影蓋着這個盆地，盆地上有距離相等的一行行的車間，十七條高大的煙囪有次序地排列着。靠西邊，基本建設展開了巨大的工程。東邊是一列紅色的三層樓房，這是近年新建的工人宿舍，再往南邊有個火車站，火車沿着山腳隱沒在遠方的樹梢中去了。靠山腳還有十幾家零落的草房，從草房過去三里路，就是這個市的熱鬧中心，在這個二十多萬人口的城市中，查對一個离奇的線索給了這兩位偵察員很大的困難。

他們來到安石市后，開始在三車間找章貴仁，沒有，一點影子也沒有，接着就把全廠的人事檔案拿來，找這個章貴仁，對看情報照片上的筆迹，還是沒有。在土建公司的職工檔案中去找，也沒有。在工人家屬中找也沒有。再在全市十多個派出所的戶口登記表上去找，還是沒有！查五二年的郵局匯款存根，也沒有章貴仁匯過款。

不用說，這是個化名。情報上寫的是三車間的情況，重點應該在這裡，但也沒有發現什麼線索。

鄭克進把那張情報的照片，在辦公室里，時常翻來復去的看。現在他眼睛一面看着工廠，一面心里考慮着：

情報上寫的字迹端正，造句謹嚴，從這裡可以看出〇〇四號是念過私塾的，年齡至少在三十歲以上。

第六條上面寫的是：“櫃上生意不好”。可能這是隱語，也可能是〇〇四號以前的確做過買賣，現在不做了。

情報上最後寫的“五二年黃”，很可能“黃”就是山東黃縣。“奶奶與老姑近況不詳”可能是隱語，但也可能是跟張中信是親屬，或者是遠親關係。

鄭克進把一張綠叶子放在嘴里，嚼着又苦又酸的澀味，眼看著工人住宅的人群，在一片燦爛的朝陽底下，像一條活動的長龍向工廠大門挪去。

李群力在一根大松樹的枝干上，來回翻了几个斤斗，猛的跳到地上，一句話就脫口而出：

“兩個月一點進展也沒有，我還沒有碰到過這樣倒霉的事。”

“不，倒霉的是敵人，不是我們。”

“可是咱們總得把這個壞蛋挖出來啊，我很不得一下子就
把這個敵人揪出來！”

“別着急，我們的思想不合邏輯，空着急也沒用，你听着，
我現在想出了一些特點，咱們再準備幾宵不睡覺吧。不過，我
們精神上還得準備落空。”

李群力興奮起來，一面搓着手掌，一面說：

“行，只要能找出來，幾天不吃飯都行，現在，你說說有什麼
特點？看看這些特點，能不能成為一條綫索！”

鄭克進把上面想的幾個特點，輕輕地講給他聽，講完後
說：

“我們再把材料翻一遍吧。”

三 蛛絲馬迹

七月，第一個星期的星期五上午。“八五五”工廠東林宿舍
管理所的所長劉春平，來找保衛科長叶前。叶前是經過長
期軍事生活的人，有胃病，臉很瘦削，但眼睛很有精神，他听完
劉老頭的報告，就把他帶到鄭克進的辦公室來，一面說：

“老鄭，劉春平同志給我們帶來一些情況，你聽一聽！”

叶前一說完就出去了。鄭克進連忙上前，一雙手握住劉
老頭粗大的手掌，很高興地說：

“老大爺，咱們什麼時候再來下一盤棋啊？”

劉春平是個老車工，今年六十六歲了，因為他年紀大，廠

長和工会主席几次叫他退休，領养老金过活，他把兩撇雪白的鬍子摸了摸說：

“我老了？誰說我老了？叫哪个小伙子跟我較量較量！”

的确，他沒有一般人像他这样歲数的老态，他身材高大，一头灰白的頭髮，配着一个發紅的大臉盤，顯的很堂皇，臉上虽然有很多皺紋，可是走起路來，腰板筆挺，干起活來，也不比年輕人差到那里。但終究經不住厂長几次的劝說，他才答应当上了这个管理所的所長。

当了所長，一天到晚，这兒看看，那兒摸摸，他也閑不下來。刘老头好唱兩句京劇，隔壁俱乐部有时演个京劇，他一面在大門洞里乘涼，一面拍着大腿，數着板眼，一听鑼鼓声和胡琴声，就說：

“你們听，这是‘借箭’，諸葛亮跟魯肅上船了……曹操叫射箭了，你听，魯肅嚇的那个样兒，船回來了。說斗智嘛，曹操和周瑜都不行，还数諸葛亮！”

他也愛喝兩口，有空也跟人下个象棋，下的不怎么办，可是不服輸，輸了就約人第二天再下。这些習慣，很多人都知道。上回鄭克進也跟他下过兩盤，各人贏了一盤，說好再來下，后来因为工作一忙就撿下了。現在看見刘老头一來，就想起來了，但是刘老头搖搖頭說：

“別忙，下次再來吧……我現在有个問題，來請教你們，請跟我說說。”

在旁边的李群力就笑着說：

“老大爺，你有啥話就說吧！”

刘老头瞅了瞅李群力，歪着头想了一下，才講了他注意的一些事情：

从去年下半年起，每隔个把月就有洋式的漂亮信封，从香港寫給蔣世銘的信，有时就有用中國信封寫給章貴仁的信，不过都沒有挂号信。东林管理所是六个單位的公共通訊处，誰都可以進來取信，所以，每次香港來的信，往信架上一插，一兩天信就不見了。不过，这半年沒有看見來過信。

四天前的下午，有个大个子，黑臉膛，大肚子，匆匆忙忙到了管理所，打听章貴仁住在哪里？刘老头說沒有这个人，大个子再沒有說什么，轉身就走了。

今天他从邮遞員手里接過來一大堆信，每天他都是按着發信的省份，把信插到規定的格子里去的，他發現今天有兩封退回的信，一封是山西退回來的，另一封——他从袋子里掏出來給他們看，这是用普通的中國信封，上面当中也沒有紅綫，寫的地址是：

“香港維多利亞道二七五号二楼A八号王重斌先生啓”。

左下面發信的地址寫的是：“安石市‘八五五工厂’章絨”。

刘老头把信放在桌子上，用手掌在上面压了压，慢条斯理地說：“这信留在这兒吧，看看里面寫的是啥玩意兒？”

鄭克進把信拿起來看了看筆迹，李群力也湊過來看，兩個人互相看了一眼，鄭克進把信交還給刘老头，一面說：“老大爺，你帶回去，我們不能留信。”

刘老头把信放在口袋里，疑惑地看着他們。鄭克進笑着說下去：“我們托你做点事，明天上午九点鐘，你把信插到‘原



信退回’那一格子里，你暗地注意，看誰把这信拿了，你就跟着他，出了大門，看右边台阶上有个手拿黑紙扇的人，你用手在拿信人的背后比划一下就行，別的

你就不用管了。”

刘老头这才笑了起来，說：“我明白了，只要他來取信，就跑不了！”

鄭克進一面握着刘老头的大手掌說：

“你的彙報有很大的价值，我們从心眼里謝謝你啦，赶明兒咱們喝兩盅去。”

“謝倒用不着，喝兩盅倒行啊。”

四 空設陷阱

三天过去了，退回來的信仍旧插在原地方，下午下班的时候，很多工人拥進來取信。这时候最着急的是刘老头，他站在远处，生怕人把那封信混水摸魚地偷走了。有时他到門外看看，只見李群力拿着一把黑紙扇在那边溜躑，進來看看，信还

在那边，沒有人拿！

不管这个隱蔽的敌人來不來拿，信还是照样放着，劉老头还是照样看着。

第四天，鄭克進接到趙處長的長途電話，叫他立刻回去一趟，他坐了三小時的火車就回到省城了。

現在，他坐在趙處長辦公室的沙發上，趙處長一面抽着烟，聽完了他的彙報，慢吞吞地說：

“敌人也許不會來取那封信吧？”

“很有可能。……所以，我想要另外想办法才行。”

趙處長微微笑着，遞過去一張電報，一面說：

“中央公安部來的電報，你看看，咱們研究一下。”

電報：“据已捕犯人沈畏友供称，‘八五五’工厂的章贵仁与香港張中信有联系。張在港另化名張开誠、王重斌，是台灣蔣匪國防部二廳駐港特派專員，負聯絡責任。張系山东黃縣人，以前是萊陽專區有名的武裝匪特，曾任蔣、汪的保安團長，是老特務干探，曾任‘軍統局’北平站副站長，赴港前，对其黨羽，曾布置潛伏任务，廣州解放前潛往香港。張的通訊处：‘香港維多利亞道二七五号三楼A八号王重斌。’”

鄭克進看完了電報，默默地放下，不說什麼。趙處長自个看着一個文件，也沒有問他什麼。約莫過了五分鐘，鄭克進才說話：

“我想去一趟萊陽專區，可能会找到線索，趙處長，你看，这样有沒有好处？”

趙處長稍為思索了一下，說：

“可以，我同意你去一趟，咱們請示一下廳長吧！”

一星期后，鄭克進在黃縣公安局里，三次訊問了在押的反革命罪犯費樂富，他是張中信的親家，據費講，他跟張中信多年合伙做綢緞莊的買賣，在青島和濰縣都有字號，在濰縣的管賬先生叫阮叔山，是張的親戚，以前在張中信手下，做了多年的罪惡勾當。在青島管賬的叫汪福瑞，現在汪福瑞跟他都因窩藏反革命分子被逮捕了，但不知阮叔山在哪里，聽說阮叔山有個叔伯兄弟在東北，可是不知詳細地址。天津解放后，張中信去過台灣一次，回來后，有一次張中信把他們三個人叫到一個房間里，說他在台灣，就已經跟上頭聯系好，把他們的名字都備案了，從今后要長期潛伏，物色對象，等待時機，但不准跟外人說，說了要掉腦袋。至于具體的任務，每個人再分別分配。他不知阮叔山受了什麼任務。

鄭克進問他：“阮叔山是怎麼個長像？”費樂富一口氣說下去：

“長像不顯眼，今年三十五歲，身材矮壯，尖下巴，短髮，細眉毛，左眉毛里有顆大黑痣，單眼皮，小眼睛，歡喜斜着眼瞅人。念過私塾，有六年文化，走路不快不慢，說話很斯文。”

鄭克進再問下去：“阮叔山的老爺家姓啥？”

“姓章，早先也是個地主。”

“張中信的姑娘叫什麼名字？”

“張弱梅。姑爺就是汪福瑞的大兒子，現在也在勞改。”

現在，鄭克進在火車上，一面看着窗外一片碧綠的庄稼，心里不斷的思考：章貴仁很可能就是阮叔山了，但是他在工廠